



郭注莊子

齊物論  
逍遙遊

□13  
3570  
1



班固漢書藝文志云莊子五十二篇注云名周蒙人  
唐玄英之疏序云莊子者姓莊名周字休國睢陽蒙縣師長蒙公子受師南華仙人當戰國之降衰周  
之末云古人稱師曰子亦曰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想名亦是百家之通題  
唐書志天寶元年玄宗詔莊子為南華真人宋真宗敕曰南華真經故曰經  
十七史東萊先生詳節卷之十二郭象字子玄必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縣河海水往而不竭  
東海王越引為大傳薄甚見親委遂任職多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者永嘉末病先是莊子者數千家  
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旧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弄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  
義不得于世遂竊為己注秋水至樂一篇又易馬蹄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  
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49 50 2601  
類子 129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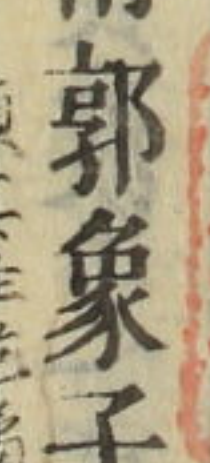
應于言至矣  
心也故不言得言知  
應于言至矣

知無心而未無心  
所以有問也

13  
3570  
1

後漢書作傳注云  
諸子九百八十九家  
言百家者非子思成也  
也言老子之出也  
龐承加王意不可  
用故曰不經也

###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  
即對也應即講也  
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  
而說老子  
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  
利意刻篇文  
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  
指莊子  
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  
指莊子不說生  
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  
指莊子  
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指莊子

南華真經

言至 應意

本則統末所以為百  
家之冠也

按聖指三皇以上  
王指三王而其實  
無心與有心也

矣下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

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

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

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

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

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

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灑灑之言灑灑也  
也九齡詩云灑  
灑也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曰去復而不陽... 聖人先覺... 子五十三篇... 謂讓王說... 別矣若君平... 林聖銘曰... 宗老也則... 曰否莊子... 向禁于孔... 仇其子必... 行劫亦已... 甚矣

每以箋釋不全為憐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  
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  
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bottom page.

子瞻辨莊子能與孔子獨疑盜跖盜文則若真誣孔子者至子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  
得具富言之終曰陽子居西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序專執巾櫛舍者遊三席  
賜者避寔寔其反也世之爭帝矣去其讓王說劍盜跖盜文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義中道而反曰吾豈  
吾食子十漿先醜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音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歟文  
云爭席滿前每復十漿而五醜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章命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按列子第  
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大氏莊書  
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曰一曲之手安窺奇說如開奕意修之  
或似山海經或類古夢故注者以莊子三十三篇反覆十餘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有是非虛靜恬  
意去取獨內為樂家並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味音勦然于闕變身游今不存一澹忘世為而已矣篇之有內  
有外有難皆出於世俗非當日督書本意內七篇是百題目之文為莊子所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  
皆兩字各篇是每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有道遠游言人心多知於小成而貴於大商物論  
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  
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可王此七篇分著之矣也然人心惟文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也內  
聖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篇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  
張筴在首天地之道皆因三德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  
田子方知此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道遠游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庄乘楚則德  
充符之旨大旨亦師也而王之理寄焉徐每鬼則道遠游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  
亦德充符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道遠游之理寄焉富貴列御寇總  
論一篇為合書收束而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護性義有所屬而每味讓王盜  
跖讓王盜跖義每所屬而多三批昔人謂為味音勦然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  
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天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內而各外以  
詞意難辨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各篇改其篇名每以此蘇子瞻謂分章各世皆皆  
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古壯子固總說

朱子語類云玉臨川天若亦有強拗處矣軋車輾也今云軋者謂欲爭矣傾已也人間世云各也者  
相軋也庚乘聲之字賢則民相軋是也

鄭康成衍毛氏詩傳之未盡者各曰箋曰傳物志曰鄭立即毛萇郡人謙敬不敢言注但誠表  
其不明耳

西都頭抑怒之抑也乙乙反抑也為於  
強抑巧反則尉繚子抑之折之抑也  
抑折也

軋謂輾轉是骨節



此篇始於... 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此篇始於... 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此篇始於... 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己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邀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拗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

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  
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  
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  
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  
亦其勢爾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  
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  
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  
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道上乃懸

河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第四卷 宗廟

鳳帝王

策外篇

駢拇

馬蹄

肱篋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內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按詩清人云河上  
年道遙蓋道遠  
遊取義於詩也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漁父

說劍

天下

列御寇

天下

左此八年周原伯不說學問子馬國其紅云云周云字子之登樓當若二十六年王于朝及呂氏之族毛伯  
伯得伴伴氏國南宮區區區奉國之典籍以存楚此楚之所以自容繼興也天子生官學在四夷亦此之謂也

松嶺豈傲井文莊子集注云此篇以六鵬比列子以蝴蝶比知效一官者而大鵬列子皆待風而壯周巷其所待  
者故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控無窮是所以各逍遙遊也或以為鵬鴞鴞鳩小大雖  
殊至自得之場皆逍遙又曰大鵬圖南得逍遙鴞鴞鳩小不得逍遙並失莊之旨矣  
松嶺云天地海冥各允宜亦天地而独註南宮音要要者之方為再鵬台鳳字假為大鳥鰓魚子  
假為大鳥富言可見耳  
逍遙篇一篇用大字二十二  
枯楚定靈王為三亭華宮之地謂南郡華容縣恐取此地台曰南華邪

五記列傳云莊子家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有宜王同時蒙縣在宋也

###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註中凡有演而為義者固也外有影而為義者判而為義者  
一答而為義者是廟注巧也

象注

內篇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也豈容勝負置之於後而名雜改其錯綜先次如此種子騰謂分章名篇皆出於莊  
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

由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旨鵬之皆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皆可略之

自謂矣曰逍遙遊  
消搖黃戎復解曰消者  
如陽動而水消金耗也  
不竭其本據者如舟行而  
水搖金動而不傷其質  
指於世若是唯體道者  
能之  
林竹夢曰鯢鵬變化之  
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  
之象蓋謂世人見小故有  
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  
許在則自視其真不  
大矣一粒耳  
林西仲云逍遙遊言人心  
多其粗小成而莫大  
得已而右動之美為  
氣所使勇動度樂有  
若怨與非憤激不平  
之謂也存物命乃成數  
呼外物為草木怨生亦此  
意

與之字為下三丁郭家指台制



按詩清人云河上  
年道蓋道  
遊取義於詩也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左昭十八年國原伯不說學于子馬田國其亂也周王之子孫廢尚於二十六年王之子朝及呂氏之族毛伯  
伯得仔氏國南宮室秦國之典籍以存楚此禁之所以高宮室也天子生官室在國處亦此之謂也

松嶺崖傲井文莊子集注云此篇以六鵬比列子以蜩鳩比知效一官者而大鵬列子皆待風而莊周意其所待  
者故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是所以名道遠遊也或以為鵬鷲鷲鳩小大雖  
殊至自得之場皆道遠又曰大鵬圖南得道遠鷲鷲鳩拍小不得道遠並失莊之旨矣  
松嶺之天地海異名九真亦天地而獨註南宜音要音各之方為再鵬古鳳字假為大鳥鰓魚子  
假為大鳥富言可見耳  
道遠篇一篇用大字二十二  
枯楚定靈王為三亭華宮之地諺南宮華宮縣恐取此地台曰南華邪

自弱矣曰道遠在  
消搖黃幾復解曰消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註中凡有演而為義者固也外有影而為義者判而為義者  
答而為義者是廟注巧也

案內者對外之名義老子之言而未涉他故曰內猶春秋內傳之內郭 象注

內篇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也豈容勝負  
置之於後而名難改其錯綜先次如此種子騰謂分章名篇皆出於此  
俗非莊子本意倘信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

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

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音鵬之皆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皆可略之

能之  
能於世若是唯體道者  
能之  
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  
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  
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  
詩在思則自視其身不  
大矣一粒耳  
林西仲云逍遙遊言人心  
多於粗小成而廣大  
褚伯秀曰怒而飛者不  
得已而右動之美在  
氣所使勇動度樂者  
若怒與非憤激不平  
之謂也存物命乃成  
呼外物為草木怨生亦此  
意

皆其可略之

與之言為下三丁郭家指台制

鳥類曰空鳥也其天  
如天一而雲也

林雨翁曰海  
固上有  
小物必  
自生於  
必有大爪其水  
起必自海也  
言必有以大爪而  
後平以南海也  
弱矣且其謂生彼小  
鳥及雀誤也

云人性名謂文  
去者名上行凡謂之扶搖  
雅三扶搖謂之陸陸西星  
曰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  
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  
也人吹呼吸厚息造物  
四時為息本以六月息者  
不月大爪才乘鵬因之  
徒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  
換得字新語注六月  
為半年以息為止自  
為不曾理會下文耳

林云曰野馬也三句寫出  
造物之妙見其至而動便  
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  
矣明上文海運的道理天  
之蒼々五勺言天之有許  
多容得道遠原故鵬  
之徙水擊乎千里爪搏九  
萬里一去動經六月自無  
兵碍

揚州府外歷格內此語  
杜工部曰日先嘗歷微  
風也三時許中轉合  
之野馬也人見之以為  
營衛也  
於此大闕者意也列  
子稱夫篇云勿徒勿爾  
亦同  
西華漆市云均汚也謂  
堂之均陷之地也膠漆  
也培堂也大掘也陶鑿  
也

南華經

卷一

司馬遷曰非海不行故曰海運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非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

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

也檣榆枋而止此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鳴之

一以水擊百白馬之語

一以水擊百白馬之語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

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

自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

輒是以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

事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

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因矣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

羅道曰形黑而青鳴者為蜩形班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蟬山鶴也似鳩形類之故曰蟬鳩郭璞注月令云鳴鳩似小鵲而小短尾青黑也多聲冷江東呼為鷓鴣成去英云坊檀木也西仲曰而已矣者善其他能亦矣他類也矣矣之九万里而南為笑其培兀而南圖南无所用也西仲云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况鵬圖南之遠有六月程途若不培兀能免大崩之患乎之二夷又何知宜其見笑注以然然非也上耳按大知是一篇之綱西仲以大為細未之也

令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關不通故車此大鵬

之道也。蜩與鷓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美。適

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芥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二月聚糧。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

蟲又何知也。夫趨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昔不

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鼓尚之

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

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

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幸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幾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弱矣。曰朝菌。大芝。天陰。其見日則死。名曰及。支遁云。名舜英。朝生暮落。潘泥。不。羅道曰。蟪蛄。亦。通志。卷之三。蟪蛄。正名。蟪蛄。九月。其。鳴。急。小山。云。蟪蛄。鳴。兮。秋。暮。兮。不。自。聊。是。也。若。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冥。也。也。麟。鳳。龜。龍。謂。之。四。冥。冥。者。冥。海。之。冥。也。按。帝。繫。文。陸。氏。產。六。子。不。而。不。三。年。啓。其。元。月。六。人。出。要。其。三。日。是。為。彭。祖。楚。辭。王。逸。曰。彭。祖。名。理。堯。年。七。百。歲。短。景。世。之。小。和。亦。因。其。名。

短景世之小和亦因其名

卷一

短景

程墨其二蟲三見何星  
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  
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  
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  
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  
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  
問為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魚翅曰列子作殷湯向  
夏革棘聲相近  
羊角凡曲上行若羊角  
然斥小澤也  
之竟原  
則竟自以爲工矣亦文  
之竟原  
鳥又其竟原前引有  
諸三句章証篇首從  
於南冥一語未及於更  
身之大故又引以實之  
上文之安在自安於此  
則竟自以爲工矣亦文  
之竟原  
效較之義  
也三故注曰再  
擬鯨鵬三出而對小物

西仲曰榮榮子即榮鉞  
宋賢人也猶然笑只  
而輕外也辨榮辱之  
竟言自知且榮真  
辱也  
劉須溪曰未樹者猶  
有所倚也猶未離于  
是非者也冷然善在  
是非之外矣以形御  
則猶未離于氣也

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  
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  
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  
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  
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  
問為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  
畢志榆林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  
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  
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  
內我而辨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已矣亦不能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然  
能無所不可也輕妙

南冥經 卷一 三



李云子邦人名即冠  
得凡仙來凡而竹  
穆公同將

司馬云氣因陰陽  
晦明也李云平日  
朝霞早而為日  
為飛泉夜半為沈  
灑天玄地黃為六  
王遂注楚辭云陰  
子明經言春食朝  
霞之曰欲出時黃  
氣也秋食命陰之  
者日沒已後亦黃氣也  
冬食元灑之者  
北方夜半氣也夏食  
正陽之者南方日中  
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  
為六氣也云天地四時  
之氣

按注順將順之順  
或有順將之順

注順而一孟柯云  
助長也無若東人然  
云云助由長矣

林注燭人炬火也  
東草燒也

治直吏及下已治注天  
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  
治矣而治者得治  
皆同

之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彼於

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

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

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

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

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

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

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

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

必得真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

真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

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

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

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

不足以待之巨細乎故曰至人無已順物而至矣神

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

理為一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治天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德者治之治者為政

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  
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  
治之言方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  
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  
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  
足也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  
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  
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  
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在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  
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然夫與  
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  
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  
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  
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  
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  
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  
靜云三句言許由非如此類也而何有得專此堯之德若天之自高此故俗中一知止而有定而後能

弱產日鷓鴣小鳥也偃鼠鼯鼠也說文鼯鼠一日偃鼠也  
郭璞云鷓鴣挑雀林云偃伏也偃鼠者伏鼠也  
鷓鴣巧婦身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栢虫好深處而巧為巢也

音義云歸休并君  
一讀至字字句君  
別讀山林言君且  
歸去休不必來訪我  
李云肩吾賢人司馬  
云神名李云連懷  
道人  
接與楚人也姓陸名  
南攻實云託者以  
其接孔子之與故名  
抱朴子云永生之  
道當知二山非平岱  
也非高岱也二山天  
元之山二曰長谷  
之山指人身言

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  
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  
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夫懷豁者無友故天下樂  
推而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  
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  
許由地雖異其於逍遙  
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  
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  
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  
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復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司馬至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

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

糝糠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林云堯都也陽管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

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

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管然喪之

老子云名之可名非

李三資貨也章甫

殷冠也以冠為貨

李三飾冠於首故

不以物為事之廢

林云四子或以為評

由鑿鉄王倪被衣

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

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真外內異域未

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

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

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

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

而遊無司馬姓惠名施為梁相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

不拘垢故常

音義筒文云瓠

落猶廓落也司

馬云瓠布護也

落瓠落也言其形

平而淺受水則零

落而容也

又不免向云拘折也

司馬云文所如瓠

文之云如瓠擊

縮也

余雅云瓠細者謂之

統李三泝泝統

草船云以水擊

阮云據者絕絡之也樽者水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呼謂腰舟也

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

李玄云蓬舟上蓬也蓬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着力事強意

疏云蓬草名也蓬曲不直也惠子有蓬心未能直達玄

音義云擁腫猶盤癭也林注盤結而癭也

出詩彼視木今詩作壞木注病腫旁出木瘤也亦雅通木癭魁註云謂樹木叢生根枝節自盤結也

漂絮於水中也客問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為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據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浴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也蓬非直達者

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安在而不遭蓬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今夫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彿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

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則物皆逍遙也

齊物論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音義云教謂承夫問始也本又作傲同謂狗教遊之而食之鷄鼠之屬也

音義云司馬云辟罔也

梁晉大康記云梁言金剛之氣強梁因名之

林云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物論者齊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在字以考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

司馬云居南郭園為

晉義作春為解

辨與〇稱匹又對  
同馬去稱身也身  
為稱其要其稱者  
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

李袁云心如死灰者  
火滅也相火滅字猶  
云南無也形如槁木者  
水沈也皆定靜坐忘  
意

疏云籟籟也長二三  
寸十六管鳳翅象舜  
作也夫籟管參差  
受各足沈之風物成  
稟自然

南郭子綦

卷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

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

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

者其體中獨在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

枯木動若蓬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

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籟籟也籟籟也

華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元無根曰風知凡之所從起也所從受則不齊者存乎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

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

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

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

氣者豈有物哉氣塊

目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

是唯無作

萬竅怒呬

言風唯無作則萬

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而獨不聞之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

大木百圍之

似鼻似口似耳似杵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活

者此畧舉衆

激者諠者叱者吸者叫者諺者突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泠風則小和

諸君又李願云畏佳  
山阜  
司馬云言凡吹竅  
宛動作或似人鼻或  
似人口  
李袁云嗚聲之相和

頤溪曰畏佳山曰隈佳從山曰崔  
山林偃僻角尖也  
循本去鼻耳二者似之形杆則  
相累積而有空缺則圓而中  
生則則中窅三者似之形水聚  
生跡曰洼水流空下曰行二者似  
之形以下言其聲  
嗚于于字通韓非子白字為  
聲之長故曰嗚于嗚者眾竅如  
魚口之嗚也

行音音持音力木也  
如箭發聲如箭發聲  
深者深深  
李袁云流也

司馬云居南郭園為

音義作吞焉解

辨與〇相匹又對

同馬云躬身也身

為躬其要其躬者

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

李取一云心如死灰者

火滅也相火滅字猶

云南無也形如槁木者

水沈也皆定靜坐忘

南郭子綦

卷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

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

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

夫任自然而忘是非

者其體中獨在天真而已

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

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

行若游塵動止之容

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

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

天下有何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者無物也夫噫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

而自是唯無作則萬

作則萬竅怒鳴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華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元無根曰風知凡之所從起

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

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

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

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

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

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

而自是唯無作則萬

作則萬竅怒鳴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合之間便有應接  
內役其心戰戰然  
日如是故曰與接為  
據曰忘聞

新傳大知不知大  
言小言大知不知  
其釋其意  
有形之累也夫有形  
則為化好役役花  
則有動止之異此  
所不免於累也  
若云形而使之不能  
年非神不能乎此  
云老子作云  
萬物盛生自

信云  
已信已而用可意而  
行天機自張率而  
自濟自定

厲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其厲沒於欲老而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惠輕禍陰結喜怒哀樂慮

嘆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成菌此蓋

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

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

然彌同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已乎已乎且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而不

知其所為使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有真

起案  
ワ云云云云  
ワ云云云云

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

亦終不得則明物皆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

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已可得行也而不

見其形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

存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私也

故不說而自存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

不為而自生也下更相督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

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

之所為哉是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君

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臣對之也

遠慮代為君臣

法錯置也

隱公五年傳杜注至  
臣卑卑臣與與臣  
隸

中猶言半也

既以易為更代之義  
悲非也按易治也

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遜哉。雖無錯於其有真君存焉，在之而自爾，如求當而必自當也。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言物各有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志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悲哉。

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爾然疲役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所以如此也。

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歸趣云何也。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

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

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按芒也

云何猶言如何也

第六段

成者志滿者執優  
且或曰猶也按且猶

付之指師也  
代易也或云代者  
者之指也非也  
會捨也

案以類也

乎定者定是非  
也是非不定則不  
足於定有言也

據者彼此偏是各  
執是非執已所言  
故不可以為言也

真偽一本作真脆  
崔本作真然  
實為陸三可意  
求不復重出

方者言大道也  
或云訓方為大  
道安其安其  
訪者各道其方也

自有師故付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之而自當  
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  
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  
也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也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  
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履之是  
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  
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無故付之  
自若而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  
強知也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  
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出  
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  
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  
據此已有言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  
辯乎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道惡乎往而不存皆  
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存言  
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  
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故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成榮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  
相是非  
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欲是其所非而非  
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其是則莫若以明也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  
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

能出其域所謂

註云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彼相故無非彼無非彼也則天下無非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無是所以高此注理益

皆不見彼一之按不能無已彼之所見無已則以見彼之所見不彼之所見也

洪園云生者方自謂死為死之生者當作死者下文而死者當作生者

因是者因于所好為是之是也

而彼之而或云猶則

在陸云應對之意前注同後可以意求不重音

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物無非非。彼物無非非。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非因非。因是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

死者

生者

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而死者方自謂生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是亦彼也。我亦為彼亦是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彼亦自是非。此亦自是非。而非此。此與彼各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者與物真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樞始得其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按乘之指無窮也或云乘之天是天明乘也

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無懷乘之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指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

沿戶卷反

道行之而成指上可與不可也乎不可乎不可言無彼我之偏見也

極極亦作從音將容反

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可乎可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可乎可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道行之而成無不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慤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

疏云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有則於不一之理更舉論

崔以勞為絕句前言道極後言道

賦付也

為一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為散而彼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

所謂成而彼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或謂之毀言是成毀生於通者也

而不見彼也故無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適得而幾

矣幾盡也至理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

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按子也音余此解喻也

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

類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或因所

好而自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

故付之自是之謂兩行任天下古之人其知有所

均而止也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

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

此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

忘彼此之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道

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按是非之聲言智慧也老語

南華經

卷一

一

按聲不可勝舉也官商角徵羽言不可盡舉也

非已之以下文視之則皆彼字之誤義已遂義不通矣

或云好猶巧好身明義異也非已所明從他之辭好其所明從已之辭

殊或云猶如勝也

滑疑之耀 子之序許多之耀也

為去手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彼我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

與無斯不有能知乃至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

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

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

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

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

自以殊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彼非

於眾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同乎我之所好彼非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

道術終於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

又乃終文之若是我亦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

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我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

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

放蕩老莊之道  
屈奇孔孟之類

以無無是非之無也

按注云類與猶為也類者類與不類也老子之言者不知者不言也

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城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今日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也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而一死生有未始

具者無不有者也

陸云好惡如按美惡同

案能無知之知無無之知言苟有知之名亦免有心

作斯明白也斯一作湖音賜

按謂以為之意不曰言妙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



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真其極則形  
 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  
 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  
 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  
 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  
 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  
 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螻  
 蛄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  
 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  
 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  
 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矣且得無言也  
 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  
 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  
 矣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  
 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  
 一有二三得三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  
 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  
 忘一之者與彼未殊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  
 忘一者無言而自  
 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  
 三況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  
 是已各止於其所  
 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  
 不在也言未始  
 有常彼此言之故  
 是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  
 得恣其分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  
 便也有倫有義物物有理  
 事事有宜有  
 分有辯羣分而  
 類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  
 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  
 謂萬物性分  
 有此八德

素八吟八德也

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自別，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夫大道不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無愛而大廉不嘽。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故無所容其嘽盈。大勇不自在也。

同音團又音訓  
司馬云團圓也

注云此者願心  
彼者日月  
鳳愈遠  
近彼附近之近

浩然直前自

伎無往而不順，故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而不及，其自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足之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由，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弊也

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

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

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

也也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子知子之

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

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

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

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豈昇也

雖然嘗試言之  
乎曰然  
乎猶然  
然也

尔雅云蜺蜺蜺也

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藟且甘

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後徧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而

之則無以知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

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未嘗知其不知故猶嫌至王倪

人固不知利害乎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曰至人神矣無心而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

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介於胸中也若然者乘雲氣奇物而行非我

動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一體故而況

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

之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不

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也夫

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耶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鴟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真然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

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

子左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耶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未鴟炙之實也夫不

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鞿

非皆逆計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

之徒也

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脗合置其滑

滑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甲生焉而滑滑紛亂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眾人役役是於

境聖人愚屯屯然無知而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

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

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屯然

直往而與變化為一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

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

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無物

物不然無時不成斯謂純也萬物盡然不然

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

注死之非死還歸蓋死言故鄉也

死生先後之所在彼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我勝負之所如也

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喪而不知歸者邪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玉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斲未也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出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按占夢者言夢者不知其夢而確然而然其寤時也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者乃復夢中占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則無以異於寤者也不足也何為方生而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也

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牧固欣然信一家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

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是

是其言也其名為乎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覺哉

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言能脫然無係而玄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且暮遇之也言能脫然無係而玄既使我與若辯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其或

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

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

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使未足信也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

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

兩行而息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

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已不待彼以正此

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和之以天倪因之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

自泯而性命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

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吾待

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蛇蚺蝮翼邪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

類而獨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形待景景待形

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

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

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

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



崔云與哉也

注有假寐而云未  
蓋呀出

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王於內而愛  
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  
夷之得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  
有哉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  
知周則與殊死不一異  
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  
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  
耳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  
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  
異於夢之不知周  
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  
夢為周  
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  
夢者也異於死生之辨  
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  
其分定非由無定也而今不遂存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  
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  
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  
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  
之謂也



